



02095

宋文憲公全集卷一

諭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  
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烺臺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烺爲王  
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烺爲盜所逼悉自剪  
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  
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烺親賢命而立  
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  
示四夷爾其毋悔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陝西在古爲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  
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盤坡前集 一

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  
矣其官班某負侷儻之才抱經濟之略朕嘗歷試其爲人設  
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  
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韞此奇才  
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尙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  
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  
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遙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  
衆來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  
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  
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視彼暗

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爾尙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懋哉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尙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尙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毘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粵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尙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尙思自勉服我

訓辭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二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爲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爲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勛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揚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尙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尙書

程能而議功定勲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實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繫乎銓衡者甄別其能否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晉書云爾尙允釐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庫爾當慎其注授之方流品之清濁爾當展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 吏部侍郎

吏部之設侍郎實古小宰之職凡行選舉封爵勲庸功課之事悉得與聞蓋尙書統之侍郎佐之則其任之不輕也較然矣云云爾其正名而責實簡材而授能使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則銓覈之任得矣朕將觀爾之能爾其毋懈于位

### 吏部郎中

吏部爲銓綜之司而郎曹之選所以佐理天官簡拔賢俊者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三  
也苟不以學行材謂之士爲之則何以責其勞效哉云云爾尙審覈賢愚公於黜陟使國家有得人之盛而天下蒙至治之澤不其趨與爾其懋哉以稱朕意可

### 司封郎中

司封之官參掌官封褒贈之典所以崇有德而報有功也居是選者不宜輕授云云爾尙夙夜勤勞思以大義正厥官勿以私愛爽厥序使內而親親外而尊賢皆足以沾朕之恩庶免致曠官之刺矣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 司勳郎中

周官有司勳上士二人凡有功者司勳得以告之則其職之設也久矣後世定十二級之勳以爲賞格故爲是官者審察功狀與司封通決於尙書非公明而練習者不足以與茲選

云云爾尙計其勲庸之轉遷以定資品之高下庶幾賢者勸而不肖者懲矣尙思自勉以服訓辭可

### 考功郎中

考功之職掌文武遷叙資任考課之政令而奉常所定諡議亦必覆而上之選部諸司其於關政治之得失者莫此爲最郎官之選必得其人云云爾尙平心以馭物使殿最惟允而功用昭彰則責實之效於是乎在爾惟欽乃職以稱朕任賢之意可

### 中書左丞

朕惟中書政本丞轄之設所以尊朝廷而正紀綱佐冢宰而出治化必有經濟之才任重之器乃稱其選求諸在位茲得其人云云爾尙思朕任屬之意益推材力務展猷爲經綸之宋文憲公全集卷一鑿坡前集四  
間必審於治忽弛張之際必酌乎古今佇觀厥成豈煩多訓可

### 中書參知政事

中書出納王命之地朝謀謨於廟堂夕風動於海內然則參預大政者可不慎其選與云云是用擢位政事佐理朝綱與禮樂以昭人文審刑賞以順天典賢才之遺佚汝思有以舉之生民之憂戚汝思有以緩之則朕可以不煩而治矣往盡乃職以副朕倚任之意可

### 中書左司郎中

左司爲中書紀綱之地贊襄治化申明憲度皆其責也郎位之選必擇賢才非廉勤而有爲開敏而知務不足以稱其選也云云爾尙毋忘恭恪以慎乃職惟至公可以正百司惟至

勤可以集庶務爾其念哉毋忘朕命

中書斷事官

中書總天下之務而必設斷事之官所以修明其法禁以防人爲非實寓刑期于無刑之意也云云爾尙慎於出入之際毋舞於文法而失慘舒之實毋流於苛刻而昧寬恕之方則予一人汝嘉往服訓辭其思實效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旣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爲樞翳祭祀之禮遂致廢而弗講朕旣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尙享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五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旣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應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已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嬖倖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祗因於疏漏周綱遽見於陵遲風憲皆爲不

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  
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眞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

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  
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

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  
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

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詔  
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

王禕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  
基臣趙璜臣曾魯臣趙訪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篋臣傅

恕臣王鐸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  
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盤坡前集

六

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史況往牒舛譌之已甚而  
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  
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  
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觀  
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  
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覽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  
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  
通言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一百二十策隨  
表上進以聞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皇帝嘉王來庭  
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賜予

亦上體宸衷復以紗若羅各十四端遺王至可領也王尙益勤庶政懷保小民永爲我國東藩顧不美歟春和王平安否宜加愛自重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孚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祀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尙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旛幣選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七

志慮疑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旣復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三成於南門外擗行祀事其國王王顯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

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旁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吳不佞謹書是以爲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爲無極云

元史目錄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旣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祕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八

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璠臣朱右臣具瓊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璠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卽畱神於晉書勅房元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

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瀛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于時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蕃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己巳之春二月己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城前集

九

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構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卽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闞公往卽起乘之奈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泝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敵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

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  
知有援至潛縱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  
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旣成列會參軍胡君深復  
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栢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  
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國何負於叛人虜乃挾之日  
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  
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觀皇天助順不可誣  
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見白  
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尙效死斬刺以報  
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  
者卽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旣接公乘匹馬挺  
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十

屢及公滕公馬上運戟捷如兩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  
皆誓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谿洞  
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遂皆  
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躡踐死者以萬  
餘計谿水爲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  
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  
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邱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  
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旣飲至  
卽命幕府上其功簿于朝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  
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譏之論良將有曰以身  
先入故其兵爲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刀奮呼  
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

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  
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爲也今虜兵  
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  
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  
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瞑目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  
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  
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若詩以昭公之  
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  
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  
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繫之以詩曰

於赫皇天大明東升爍彼羣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奠以  
寧倬彼李公實涖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導宣皇靈德柔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鑾坡前集 七

威刷吳虜逞虐登我叛臣屢啓兵費來毒烝民亦旣搗之化  
爲埃塵龍集鷄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合圍諸暨  
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間咄哉狂虜天紀之干翹其若  
穀鬪此勁翰迺飭將佐整厥堅冑敍厥瑠戈礪厥金鍔我欲  
卽發爾罔或後禡纛于門載之以行 叶 卒旅言言旌幟翻翻  
蛟螭騰淵熊羆出山直薄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白如  
練吉徵開先何兵不剪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宅其  
中堅氣通脈聯勢如率然飛戒多士彼衆我寡大刀長揮毋  
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爲赭虜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奮先  
星流颺旋閃閃莫定觸之必顛虜實驚疑斯何爲者莫匪神  
兵自天而下震懾相駭弓不能弣三軍縱擊其亂如雲混混  
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臂或斫其齧蠢彼有苗猶爾偵視山

氓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掀如風斯奔  
如火斯燉融乾燭坤一鼓而殲凜焉雄吞譬猶駕鵝衆若雲  
翳孤隼橫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勅豈多爲貴人亦有言天監  
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夷昔兵始交毒  
霧蒙絡今敵旣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昭灼奏凱而旋  
旣歌且謠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颺獻娛嘉卉動搖耆耄驩  
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爲公壽三軍  
戾止燕饗有容公拜稽首疏于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皇  
情悅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匪琛伊費  
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基萬世其  
延惟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  
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徠不懷成此武功實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十一

蹈揚奮厲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濂以總修元史被召來京然史事貴嚴詔命禮  
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絕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尙書臺  
城崔公恒往來乎局中濂因稔知公之爲人公蓋名亮字宗  
明翼翼祇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  
日崇大禮以修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祝號之雅  
器幣之節燔告之嚴皆命公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  
興夜寐敬畏弗懈君子以謂國家自建禮官其莅事儼恪未  
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爲未足且以寅名齋請濂記之夫寅者  
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爲尤宜方其齋明

盛服以交神明靈鷲回薄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  
有邪思之可干者乎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脩身以之  
治人其心常弗變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始之終之何莫不  
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成已成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  
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說者謂卽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尙書之官  
右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  
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皇上神聖端居穆清畏天勤民無  
一息之或間固已度絕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  
其可不以伯夷自助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  
脩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  
孤寅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三

記云

元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元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道逢  
羽客鬢髻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耶問  
其里居姓名笑而不答強之則曰乃李自然也客齧峰之紫  
陽菴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  
林君曰子能往齧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旣至  
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屬地獲石類鳧卵圓且黝  
滌而視之元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  
如淡金色背文外爲墨緣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

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元徵亟往菴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爲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細縵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元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爲軍陳以象天也蓋元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元爲眞其名眞武以爲神手按劍而足躡龜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傳會固也何爲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爲乎陷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厯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元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盤坡前集

十四

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爲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之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垓比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爲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爲人沈潛而有守而事元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元史爲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金華張氏先祀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苓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爲潘氏之贅婿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爲名府君旣占名數于縣日以力本爲務未幾家寢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德子中之子文華倣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爲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允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千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旣以文墨論議著稱于時而退脩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今爲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祉以克至於今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五

日有闔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膏粱以爲之羞服而先禋妥靈之無其所不亦慎乎於是與族弟玟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畱鎮琮侶四人卽捐所居之廳事三楹間以爲之倡榮遂加以墜茨之功繚以垣墉列以龕櫃與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屬君府君之流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疏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汛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爲之主守祭田若干畝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

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踰踰觀者咸悅以爲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復遣其孫愈來徵灑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畝則附見于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爲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殺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慮却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其薦奠之禮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鑾坡前集 六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銳巖鬱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爲靈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爲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爲佛隴焉大比邱咸啓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爲居守至熙寧五

年始釐爲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慧公之法嗣黑白瞻  
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  
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頽圯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構釋迦  
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  
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禪師旣至升座說法  
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  
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  
加若丈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  
之以至廡庫庖湏之屬靡不脩治如法復集衆因搏土設像  
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  
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  
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

惟禪師蚤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流  
皆愛敬之故能於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  
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  
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饒諸予聞我佛如來爲一大事  
因緣出現于世蓋以衆生汨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  
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  
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大  
悲心爲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真以  
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輿壤莫不有  
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衆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夫  
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爲利養而不知先佛  
忘形爲道之計蓋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

者爲何如穹居華寢方牀邃筵視樹下一宿者爲何如是宜  
精進策勵如上水角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於  
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構維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  
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尙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  
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  
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駛山峙而川流  
眞常之機時時發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相  
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湧  
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子也不敏  
盡閱三藏灼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原之請  
略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  
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六

育玉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爲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  
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者過半一遇乏  
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爲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旣  
爲正其侵疆復謀買田以助之旣費志而歿其弟子象先與  
公恢廓而有爲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  
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緡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嘗  
輸力於其間者若廣融若景翦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  
斛薦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爲儲備之所爰  
伐堅石屬予爲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於石陰予謂象先  
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爲文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始  
爲得之請借田爲諭以勵夫進脩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

乎士之進脩則不昧因果所謂竊攘質鬻之禍不作吾田固  
有承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爲證結跏敷坐爲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  
土已當加保衛力涵受及糞壅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  
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旣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穰纍纍  
然徧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  
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卽有秋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涵受  
布施爲糞壅精進爲耘耔智慧爲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  
不至田雖號膏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藏蛇虺共出沒化  
爲荒穢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  
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  
緇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喻嗜道如嗜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盤坡前集 九

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忘亦不易消受刻文於  
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使食輪轉

贈高麗張尙書還國序

皇上誕膺寶歷威服德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時則有若高  
麗處於海東遣使者奉表稱臣貢獻方物上嘉其誠詔錫以  
璽書金寶仍爲高麗國王且錫以王者禮樂使祀宗廟山川  
百神於國中王感上恩之優渥也事大之禮弗懈益虔今年  
春復遣工部尙書張子溫來朝上御奉天殿見之侍儀使自  
殿中傳宣問王起居且勞子溫跋涉之故皇情謙抑在古所  
無卽日錫燕於會同之館翌日東朝命侍臣饗之自時厥後  
中書樞府暨御史臺次第而舉酒觴流行伎樂交作酣暢和  
適禮意有加焉夫以皇明天覆地載四夷君長孰不重譯來

庭使節之往來琛賚之充物無月無之而於海東之使禮過  
尤厚者其故何耶他國之君長非不有其土地人民紐夷俗  
而蔑禮義騁其詐力惟日不足高麗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  
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王之遺風焉政當以中夏視之未可  
以外國例言之也矧今聖天子在上雄兵百萬如雷如霆有  
抗之者無不殞滅然於守禮之國必寵綏而懷柔之唯恐有  
所不及而高麗之君亦知天命所屬雖在數千里之外遙瞻  
天威僅同咫尺致使海東之民安於田里而弗知戈甲之警  
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無異承平之時是所謂君臣交盡其道  
者也不亦美歟抑予聞宋之徐競嘗往其國其國有禮部尚  
書金富軾者與其弟富轍博學善屬文而進趨詳雅競以綽  
有華風稱之今子溫之來也應對精明進退有度而文采粲  
然可觀似無愧於前二子者使不賢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賢  
則其國君之賢益可信矣子溫之還大夫士多詩之予因總  
修元史不暇與子溫接頗樂聞其事而爲之序云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皇帝龍飛淮右仗  
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  
三鼓而齊魯秦晉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歷數攸  
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覃及無際于時  
安南國王陳日烺鼓舞皇化遣使稱臣帝嘉其嚮慕之誠詔  
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  
爲王使者齎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聚繼志述事  
守禮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于朝請嗣厥位帝

帥羣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慰問良久皇情盡然  
傷悼退而歎曰日燿率先內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  
知賢王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爲文一通以祭之辭意  
淒惻讀者感動卽日翰林編修官臣王濂吏部主事臣林唐  
臣奉命以往且詔世子王其國取前使者所護王印授之其  
德至渥也嗚呼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  
之父子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  
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  
郡而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爲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  
亦隸焉地雖僻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  
國確守臣職昭被宸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國家相爲悠  
久播之方今傳之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燿鏗鏘當非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三

送晉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  
瓊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爲一等之爵衆建宗親以  
爲雄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  
代相因未之或改我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  
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爲王所以敦展親之道  
壯維城之勢也于時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  
侍郎李君爲之傅命旣下爲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翻

翮乎脩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  
出其緒餘竟擢高第遂爲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  
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卽膺寵眷居右史  
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  
試之也旣屢而用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  
曰是固然矣然而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  
朔南接關陝其地爲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懇  
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  
而已也今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營其宮闕  
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爲  
哲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刊在此  
舉矣李君尙助之哉濂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觀勲績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盤坡前集

五

凝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于  
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躋歟李君尙助之哉濂之有望於  
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勉濟南人

庚戌京畿鄉闈紀序

昊天有成命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  
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  
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閱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  
部以聞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  
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宏文館學  
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尙寶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  
幣帛而勞遣之旣受命不敢宿於家卽相率詣試所精白一  
心以承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

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于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俾濂序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棧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烝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爲士者尙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

### 使南臺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臺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始敢爲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三

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具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於廡下君子每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卽位其國主陳日燿稽首上表遂仍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燿卒嗣王日燿有請於朝復詔龔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爲宜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卽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燿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却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皇上宅居土中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

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略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 南征錄序

皇帝卽位之二年春正月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夏革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燿遣陪臣同時敏奉表稱臣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頒之金印勅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而日燿卒以寧乃護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朝廷所以來之意嗣君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蠻坡前集

十四

煇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哀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御翰墨製祭文一通命翰林編修王廉充祭弔使旣至其君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綵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燿靈位于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之日燿率羣臣再拜俯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王化遠被蠻夷之國無不駿奔受命而爲之使者所以導宣德意使萬里之外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廉嘗與濂爲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曰南征錄者授濂序昔吾夫子以誦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爲矧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廉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弗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非耶廉字熙陽枹

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迂論數十卷鈎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詩特其一事爾廉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春二月上念其勞親擢爲工部員外郎以階資躋等力辭不拜今改授澠池丞云

###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五

儷以爲奇覲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鑿括聲律孳孳爲諱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脩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麗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卽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

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  
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  
後六年終初先生旣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卽濯然自異久  
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  
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  
殊可哀也瀛在史局旣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  
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  
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  
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  
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  
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  
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盤坡前集

三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谿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塞翁塞翁來攝縣  
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蔚爲書詩  
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  
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期善卿娶某氏  
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  
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  
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而  
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表卑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  
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佩玉鏘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  
龐眉照耀後前華悅綠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訝不曰此人世  
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貞嗟歎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

哉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  
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爲異而傳之  
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弟  
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羣從者不  
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睢陽之所聞不爲尤  
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藉曰睢陽之傳皆以爵  
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  
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其壽考書之九五福舉  
以爲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爲至願焉羅氏一門  
獲之爲多誠希世之盛事厥今之奇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  
聲詩牘累篇聯繩繩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於管絃使  
其子若孫持觴爲五老人壽非特爲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七

張氏譜圖序

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帛之敷錫天光下照赫奕於  
東海之濱矣猗歟休哉顧序睢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  
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子荒靡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  
足爲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  
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  
耆德旌其門子嘗求其故網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  
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徒  
之憂臨沒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張以字爲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  
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第五子揮爲弓正賜姓爲張則非  
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爲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

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謀喪漫不可鉤考  
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  
購君朝乞與之然博聞強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  
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  
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宛然日擊聞  
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嘗傲而愬之思明出片  
言理誦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讎然尤尙風義州有過客號  
材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氓臥道周氣奄  
奄欲絕思明昇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死  
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爲計思明具衣冠藏之淺土其  
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爲主後者  
縈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爲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七

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  
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爲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  
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爲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  
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  
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辭章入國朝以考禮被徵來  
南京尋至史局與脩元史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卽日擢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人以爲異恩云時子適長詞林宣數來請  
白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宣之祖若  
父暨宣兄弟爲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聖賢  
之明訓邇者先祖又傾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脩皆無  
以示遠爰輯爲一書虛其首簡先生儻昇矜之冠以序文實  
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女子稱

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爲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徵之耶宜乎宜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也予竊聞之爲善者必有後宜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脩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崖翁爲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非宜之所爲歟舊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爲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子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五

溧水端氏家牒序

惟端氏出於孔門弟子子貢子貢衛人也名賜其姓端木後人以省文獨呼爲端端氏之後有遷居汴者一在曹門一在酸棗門二族甚盛曹門之裔曰某府君者爲里之蕭氏贅婿宋南渡初蕭氏通判昇州府君與之俱寓居烏衣巷中昇州卽金陵爲江南佳麗之地府君之弟四人亦來相依久之蕭遷居溧水之巉山巉山之側有地曰東村府君遂率諸弟定居焉大暑其門曰曹門端木氏蓋以自表見也府君生某某生彥彥生進義校尉萬以材雄於鄉統縣兵爲保障盜不敢犯民懷其德爲之立祠進義生省省生壽皆以樂善聞壽生時中性最嗜學朝夕沈酣經史間發爲辭章沛如也時中生突不幸早世安生邦遠字國用幼孤能自振其家每以澤物

爲務借貸而不償者焚其券如古之寬厚長者國用生復初  
字以善精敏通疏有爲治之才初由樞府屬連佐大府遂以  
政事聞復初生四子曰仁慷慨有奇氣亦早卒曰義能負荷  
家事弗貽親憂曰禮與智從金華許文懿公門人游循循雅  
飭有士君子之行然而端氏爲溧水大姓羣從子弟居山東  
西前後者餘百家高墉飛甍環數里相接也至正壬辰兵燹  
方張成蕩爲灰燼雖譜牒之屬片簡隻削亦無存者復初聞  
與予言愀然不自寧因叩其所記憶者府君父子之名已逸  
自彥而至復初凡七傳皆係世嫡復初因請予備著於首篇  
而四弟之子若孫尙多行當蒐采爲圖以繼其後至於字某  
娶某氏壽幾何葬于某地亦以所聞附注其下其無由知者  
則闕之復初之心可謂至矣昔者黃文節公譜其世系僅六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壘坡前集 手

陶氏家乘序贊

台之黃巖有大姓曰陶氏其先自閩中徙永嘉復自永嘉來  
徙遂占籍爲黃巖人其後族系日滋分而爲二房曰赤山曰  
陶下陶下之房有諱泰和者遷於湫水卽今所謂陶陽也泰  
和字處溫宋皇祐間仕爲處州襄溪都巡檢生子四人長曰  
壘徙於石塘次曰某字萬里仍居陶陽次曰昉裔絕不傳次  
曰武功大夫甄甄子三班信職詢別遷於武林蓋自巡檢府  
君至今祕書丞宗儒已十有二世矣宗儒字漢生明經善屬

文子供奉詞林時漢生嘗爲典籍以同官之故間來請曰惟萬里府君實爲陶陽之祖譜尙失其名宗儒深竊憂之使今而不脩則其世次或有不能言者矣於是徧求石塘陶陽二譜而一之各疏其名若字娶某氏生子某壽若干於其下無所考者則闕而不書存疑也武林之宗人久不相通其譜之存否不可復知行當采訪而鈔入焉旣繕寫成帙滴露研朱而系絡之矣爲序其首簡以示後之人夫自唐以前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凡有司選舉民俗昏聘則互相徵考所以明貴賤別親疎各有統紀不相淆亂也五季以來學失其傳雖嘗號簪紳家者論議非不閱博文辭非不富麗問其所自出則曰我無所於考也問其所承傳則曰曾祖已上則莫能詳也嗚呼此無他其學之不講其書之不脩雖有知者興於其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三

亦未如之何也已宜乎以莊爲嚴以慶爲賀而無所分別也漢生乃能畱意於斯鯁鯁焉而不少置其賢度越於諸人者不亦遠乎昔河南劉煜能存其譜自中書侍郎環雋至其身凡十有一世當時以爲美談漢生今之所譜揆之於煜復加其一焉又惡知世之人不以美煜者美漢生哉漢生之後嗣尙思謹而續之斯可也予旣欣然爲書其事復述爲贊曰君子重本必譜其宗惇孝廣愛以協民衷氏族失官士無適從同姓塗人實感於中陶陽之裔家於海東閱世十二益衍而豐爰合親疎以昭異同勸爾後嗣載續載宗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侍

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旣而命太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上屢命盡觴內官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格杓固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上曰素終老成其爲軫憂蒼生之意乎於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濂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涼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三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卽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詔文學之上萃於南京命官開局纂脩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於寧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據舊史彙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遴選黃盅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僉以爲北平乃元主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予友仲善方司繕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游者

咸爲賦詩以予嘗與刊脩之末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之國  
可滅史不可滅然旣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爲不可廢者其故  
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微興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爲後王之  
法戒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  
緝成典籍惟我皇帝旣成大統卽蔽自淵衷孜孜以纂脩元  
史爲意則其神謀睿斷卓冠百王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巍  
乎不可尙已仲善行哉採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  
史免於闕文傳諸奕世其不有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弔  
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酒長歌拔劔起舞將又不在  
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茲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  
神耗不能逐車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仰睇飛雲唯有  
慨然遐思而已然而鋪張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鑿坡前集 三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旣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  
以永豐劉于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  
者至卽東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  
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  
論辨先生敷釋詳明上悅望翌日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召先  
生慰問良久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諭先  
生日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爲郡縣何職宜  
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於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  
不利終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

氣者莫不涵泳歌舞於神化之中况區區草澤賤儒三瞻天  
日之表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  
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  
若冒昧上承詔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  
辭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  
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  
山肆惟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  
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  
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  
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于載  
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翩然西還傍巖以  
爲廬結雲以爲衣棗有藟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盤坡前集

書

行沈沈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  
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  
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  
弟忠信變澆風而爲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爲  
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  
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  
之

宋文憲公全集卷二

送錢允一還天台詩序

皇帝卽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袞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上遣使者卽其家訪焉尚德旣奉檮券及五王遺像上之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勅省臣燕尚德於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思東歸陞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予知其事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寶有此券已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一

五百載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連玉冊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秀沈官河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訶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歎抑子聞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專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東之漢以至吳楚閩唐南平號爲十國計其士馬之精疆城邑之壯麗府藏之充物意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踵夕陽芳草悽然有餘悲矣況望其子孫保有故物於十餘世之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皇明肇造區夏比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之尚德之家世載明德且將出躋膺仕以佐明時斯秀之徵蓋特爲之兆爾子因不辭序

而詩之於以見尚德遭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日相遇必當以序爲知言云尚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

大明天子開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虧天使持書往徵取有翁橐負來丹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韜藉重重披精鐵煨成大逾瓦中突傍偃形如箕又如圓甌剖其半一片元玉誰瑕疵鑿窟填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蟠蛟螭蒼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嫌疑繼陳五王有真像彷彿猶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鈿吻角左右分三髀重瞳回光屢下照笑語愈覺天顏怡便勅太官給珍饌上尊法酒澆瓊卮憶初唐綱旣解紐恣舞鱗鱗號狐狸斗牛王氣果凌厲豫章占術元非欺八都健卒猛如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二

虎指揮不異驅嬰兒羅平烏圖騁怪幻內黃外白跳狂癡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勳星日同昭垂因茲錫券代牲歆彭城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死共守尙有三樓危淳化元豐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訖錄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糜豈伊神物欲變化相逐雷劍爲龍飛孰知漁者一舉網所獲非鼈還非龜終然鬼物所訶護不使光彩埋荒陬泥塗沙礫幸免累寶王大弓欣有歸我知天意實在武肅宏烈何堪微八州生靈數百萬拔出水火行中達子孫食報豈終極政如稼穡隨年肥高牙大燾入黃閣金章鑿綬趨形闔不知堆牀定幾笏但見肘印懸纍纍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戟終前棖况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管頭垂絲秦准呼酒話離別遠盼官舸如星馳於時同雲暮四野勢欲釀雪增寒威行行

若過表忠觀好別蒼蘚觀殘碑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  
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惟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  
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  
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  
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  
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  
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  
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鏗  
鉤而鞞鞞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  
益信其說爲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三

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仗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  
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  
其治定功成海宇敕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  
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羣峰左右如揖  
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興  
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彌綸之道贊化  
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  
民繇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  
詩者且將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爲豐腴矣雖然詩之體  
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隸  
女婦之手髣髴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  
於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爲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

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爲雅頌以爲一代之盛典乎濂蓋有望於公他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燕頤之詞要不足爲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書曰發續文書云公在臨去此中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才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網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掌且謂萬言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四

倚馬可待者行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耶其何可及耶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倒沈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採摘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吹鸞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爲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

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煜煜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邊子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耶同文以天口集授子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懼其凌空飛去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爲鄰壤越屬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濼家婺之金華距嵎爲不遠在弱齡時卽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兩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五

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嵎爲尤邈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嵎之東南僅數舍卽至濼時苦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騎行林坳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卽欲約二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濼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濼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燠然成

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耶  
慨然退思者久之會朝廷纂脩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  
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  
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  
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  
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  
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  
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  
傾倒凡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  
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尋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帶而迨  
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  
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六

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  
呼發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  
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旣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  
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卽去旣去矣或買一小  
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脩  
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旣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  
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  
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尙奚言爲時用  
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叢山  
之藪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  
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  
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

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華川文派錄序

義烏夔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輩出若婁幼瑜若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黃公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巖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事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跼鳳翥於士林行嚙嚙和鳴而龜麟爲之後先學者歆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七

能以咸有況他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況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鐵巖公應齋嘗有見婁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巖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釐爲六卷名曰華川文派錄華川縣之繡湖別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號其錄云後五十年籛輩張侯來爲縣讀而善之復謂羣公之文幸僅見於斯然未有瞻其副者苟或亡之非唯重有識者之歎且將何以風勵於吾民亟請邑士傅君藻精加校讎捐俸而刻寘縣庠來徵濂爲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脩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發七邑名人所著爲敬鄉前後錄二十三卷其視鐵巖志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橐弗復

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相  
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勵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  
當如巖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無偽杉堂之寬厚有  
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  
負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而號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  
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  
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雍雍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胥  
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頓革故治效彰  
著爲諸邑之最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  
卽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八

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瞶疾雖龔通文  
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  
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於中復  
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  
爲聲詩而以首簡授子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  
論平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峨爭  
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瑤珠懸韶鈞  
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  
術則孺嚙鄉學之懿溯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  
微析如蠶絲訓攷是非判若白黑亦旣心凝而身履之矣又  
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  
陽被物或根或莖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

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煜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九

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脩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覩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略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鑿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彊而精神

浸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聯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汗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清嘯後藁序

詩之爲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

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歎歷仕塗綽著聲譽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一

壘坡前集

十

粵自戎幘至躋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焉日積月盈分爲清嘯前後二藁前藁則國史危公旣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窺其後藁而胡君遂徵爲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麗者流於狎筌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爲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始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歎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操編迨之行雖自漢魏至於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

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闖其閫奧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穹亭邃館必壓以呀然之獸鉅人元夫必冠以峩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予何人尚敢爲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丹崖集序

爲文非難而知文爲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問學有淺深識見有精麤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其所好以爲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媿之以黃鐘雖十百其喙莫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謂也荆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爲寶渥洼之馬九方歎固知其爲良使果燕石也駑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七

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須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敬共居浙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顧謂二三子曰屏斥蕪類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脈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粲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議禮被徵會於南京亟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予入詞垣爲學士處敬亦來爲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懽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顧謂二三子曰沈涵於經而爲之本原贖飭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此作有之又頗愧向之知處敬者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爲之昏昧繁音嘈雜而五聲爲之失倫求其如

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眞實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抹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僅成簡編輒號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奧而不羣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塵腐罷軟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是皆無眞見以人舌爲之目故靦然而無愧怍有若處敬之文其尙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日不釋手以爲可垂遠而傳後因爲序諸卷首嗚呼處敬之文荆山之玉也渥注之馬也又豈患無卞和氏與九方歿者乎予之所論隘矣處敬名肅會稽人丹崖其自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贈會稽韓伯時序

越韓君伯時從府君辟爲山陰校官名上尙書吏部吏部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七

儀曹禁林議命經史二題試之考定入格伯時將還山陰蒞教事徵一言以爲別余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師以傳經爲尙術業有專攻授業有源委如田何之於易夏侯勝之於書浮邱伯之於詩劉歆之於禮張蒼之於春秋皆遞相祖述不敢妄爲穿鑿之說人心壹而教化美莫此時爲然自師廢民散之餘學者不必有師師不必以傳經爲意以致家自爲學人自爲政而大道或隱矣近世婺越之間有二大儒出焉曰許文懿公曰韓莊節公皆深於濂洛關閩之學謹守師說傳諸弟子而不爲異言所惑其布之方策者視於金科玉條不敢輕有改易四方之人類能辯之觀其容止聞其論議則曰彼韓公之門人也此許公之高第也薄俗之習因此爲之一變余生於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牀下而未及與聞道德

性命之言而許公弄捐館舍遂從其徒而私淑之韓公在越不遠二百里會其已亡欲一見且不可得而況於其餘者乎余竊自念爲韓公之學者布滿遠近尚幸見之如私淑許公之徒者久未能逢其人今年夏乃於京師獲與伯時遊伯時韓公諸孫而又傳卒業於其門其人溫如其文煜如其言論鏗如是誠無愧於家學者庶幾有以畢余之志適總裁史事未及與伯時相叩擊而伯時將去反欲徵余序以識別余將何言哉雖然山陰雖小邑亦古者子男國也伯時之行以人師自處邑之子弟皆北面而受業使乃祖韓公之道益明斯蓋不辱於傳經之家矣後之君子稽其源委寫以成圖如田何夏侯勝諸人故事夫豈不可哉顧余不敏操無用之學徒以空文出應時須畫蚓塗鴉日不暇給思欲如許公家居講宋文憲公全集卷二

鑿坡前集

三

授而弗之遂其於伯時之去寧不欲豔於中乎異日投簪而歸當謁伯時於越相與泛賀湖之晚波挹禹山之秋翠以盡私淑於伯時者亦豈爲晚哉伯時以爲何如

白雲臺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象象有韻者卽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卽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况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

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雷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眞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誦詠之已而歎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四

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卽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泥虛車乎是則友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勛之可也伯賢以白雲橐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鈎元秦

漢文衡深衣考郝子世家傳皆別行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復有志於文辭之事下筆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可玩一時大夫士皆稱譽之建中不自以爲足復來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庸有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戶庭間嘗出應時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己者爾當何以爲建中告哉雖然竊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昔之聖賢初不暇於學文措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觀者卽所謂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上焉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饜飫於今古之家搦英而咀華溯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璧坡前集

五

效之其害教者闕而絕之俟心與理涵行與心一然後筆之於書無非以明道爲務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閱書也搜文而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夜孜孜日以學文爲事且曰古之文淡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禮豔焉古之文純乎其斂藏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以悅人惟日不足縱如張錦繡於庭列珠貝於道佳則誠佳其去道益遠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中焉者斯可矣奈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焉而淪於下焉者又奚其紛紛而藉藉也此無他爲人之念宏爲己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爲事自以爲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後

非惟悔之輒大媿之非惟媿之輒大恨之自以爲七尺之軀  
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恆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  
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研而游心於沂泗之  
濱矣今吾建中孜孜綴文思欲以明道爲務蓋庶幾無余之  
失者而余猶爲是強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  
雖然天地之間有全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畱神焉不  
作則已作則爲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遷固幾若大  
鵬之於鷦鷯耳建中尚勉之哉建中尚勉之哉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余壻鄭叔鞞復來  
青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卽士君  
子所當道者言之栝蒼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蹄其睛突出懸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六

如桃羣工相顧曰是系絡旣損法當智周君笑不答以神膏  
封之越三日目如初華川陳明遠患瞽者十齡百藥屢嘗而  
不見效自分爲殘人周君視之曰是瞽雖在內尚可治用鍼  
從背入睛背掩其翳下之目欬然辯五色陳以爲神武成男  
子病胃痛當痛不可忍嚼齒刺刺作聲或奮擲乞死弗之得  
他醫用大攻湯治皆不愈周君以藥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  
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卽止東白馬氏婦有姪歷十四月不  
產形瘠廋且黑周君脈之曰非孕也乃爲妖氣之所乘耳以  
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永康應童嬰腹疾恆痾偻行久  
不伸周君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周君刺其  
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畱行  
長山徐姬遭驚疾初發手足顛掉褫去裳衣羸而奔或歌或

哭或率曳如籬木偶粗工見之吐舌走以爲鬼魅所惑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火熱家人咸憂趣匠製棺衾周君爲剔竅母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成痂痂脫如恆人於越楊翁項有疣其鉅類瓜因醉仆階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他醫辭不進周君用劑糝其穴血卽止烏傷陳氏子腹有虫隱起捫之如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癥痕周君曰脈洪且乳癰發於腸也卽用燔鍼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鍼射出其流有聲愈楮槩黃生背善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澀不通也爲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薦紳先生宜有以褒之揚之敢以序文爲請余惟古之神醫一撥見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七

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揲荒爪幕以爲治所謂鍊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次則湯液醜醜石橋引案抗毒熨之法耳是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或乖戾以致夭闕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投丸之間一投鍼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致謹於斯耶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叔鞞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禍吐涎日二三升蔓延將四稔叔鞞尚邀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孔子刪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事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孝子之潔白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人美之而賦是詩者耶雖有在人在己之殊所以咏歌其志而歌舞以爲交勸者其益不旣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奐篤美有馴行其母徐氏卒哀號慟哭將欲無生旣葬遑遑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奐號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奐號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古與非古吾弗暇計也於是復作爲詩歌以自勉寢苦枕塊疏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爲太息亦作爲篇翰以美之歲積月增遂成卷帙其婦公陳君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六

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來青蘿山中而以首簡授余序作者之意余疾病纏綿之餘凡以文爲屬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歎曰夫孝如奐者是亦足稱也卷中諸詩豐縟而紆徐粹雅而冲和固皆一時之傑作苟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設當孔子之時其刪去與否我亦不敢知此無他二詩之辭旣亡縱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無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也人能咏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詩之傳他日被之管絃諧諸金石使聞之者津津以喜會之者欣欣以勸則爲移風易俗之益又豈小哉其視締辭繪句道淫而宣驕者何如也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願交於潛師相與唱酬於風月寂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應同氣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道殊初不可以強而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常之流其於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於潛師皆推許之而不置耶殊不知潛師能交辭發於秀句如芙蓉出水亭亭倚風不霑塵土而其爲人脫略世機不爲浮累所縛有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於君子而其遺芳直至於今而不銷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詞公蚤從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諦文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九

字無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於是形之於詩皆古雅俊逸可玩已而著爲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灑論議正而不阿聲名藉藉起羣公間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西用明橐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爲贄黃公讀已大加稱賞遂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還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奉詔來京師總脩元史適與用明會於龍河佛舍用明出詩交各一鉅冊示余曰子黃公之高第弟子也盍爲我序其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用明之作亦何愧於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供灑掃之役何敢爲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知用明受知爲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間諸君之於潛師者序

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初無一物可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矣俟余言哉姑據其鄙見以爲敘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橐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蛻巖張先生集有跋夢堂噩公用堂梗公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寥寥叢林有人殆與唐皎宋潛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幸已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賦爲何如意其必高爽而絕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爲以如晦參寥擬之也及來南京獲與用堂會於護龍河上聞出詩文一帙所謂水雲亭小橐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生所云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歎方外之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序

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氏西來其所以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爲哉予所取於用堂者淺矣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謂長行卽序事之類所謂偈頌卽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城邑人物飛仙鬼趣羽毛鱗甲莫不攝入故後世尊之號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毘尼諸聖賢暨天親無著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摩律文或造爲百法等論或撰爲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諸師又且置之至於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礪之簡無文之榮咸私宗樹教作爲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使無若而入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

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於所當急而一切棄文而弗講吾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蠱俗者之爲則當斥而棄之爾余之有取於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一法不立本真獨露迴脫根塵徧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於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爲卽成剎法況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寄情翰墨不過遊戲而已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於惑者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坐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鄞之護聖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笑隱訢公斷江恩公儒林若袁文清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嘗參叩及交游云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整坡前集

三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於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巖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

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啟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歎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恆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苟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况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三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孚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河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鑪鞞宏施烹凡煨聖機鋒所觸扶臆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孚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雅山法道亦旣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成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刹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及我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

天界寺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  
揀選有禪行涉資級者俾爲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  
是循例爲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羣議仍  
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詔總脩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掖錫自  
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蓋懽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  
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  
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  
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  
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  
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爲三賢內凡之位  
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  
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爲佛以類言之則不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五

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眞乘可  
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卽佛彼佛卽心不去不來  
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  
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爲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笑  
無非共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異耳  
奈何未流之弊三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孚  
中雖參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  
於禪寂之餘亦畱心於教相爲人演說弗置是皆不徇一偏  
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爲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爲然  
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綫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  
初是屬將誰屬耶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  
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宏且偉歟覺初宜憂法道之

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濱升孤雲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

雪窗禪師語錄序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摩西來以不立文字爲宗蓋欲掃空諸相直究本心而趨真實覺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子孫爲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錄無乃與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結集爲脩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溺於見解而反爲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拈華微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五

眞謂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卽以單傳直指示人願乃諄復勸誘而弗置之耶去佛旣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知如來之所慮者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爾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繼遷開元已而任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緇素翕集所以啟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眞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闔與者哉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與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爲之序余故與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

緣者言之於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違於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眞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於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於是而求之人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隱成都在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時與千巖長公爲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絕枝蔓去町畦而不墮於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巖以余言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五

爲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示多有謁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旣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爲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濤海壽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爲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據獅子坐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爲之東剽西剝拈綴成篇而椎鑿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迹不異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爲之拘滯一隅動輒有礙或得乎此竟遺於彼師於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爲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求師乃圓滿充足罩及於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鑿恐爲世諦流布不得不祕護而密

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憫峻厲各立戶庭其接引雖若  
有不同所以祛逐妄緣而挽入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  
季尚奇騁異背其師授而流於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  
未嘗不爲之太息師能循蹈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真乘使  
人復見大鑒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夫豈小哉余之慕師非  
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爲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  
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於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鬢鬣  
之慈雲澍滂沱之教雨則其功遠被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  
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  
以在外者之崇庠以爲在內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  
行業余旣詳書成記勒之堅珉復爲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  
千巖在定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爲然也師諱清欲字了菴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三

禪刹云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  
之所蓋纏沈冥於欲塗顛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  
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眞之境水漂麥  
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  
碧琉璃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  
自信又必擔簦裹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  
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  
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脩多羅藏其多至於  
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爲賡語耶又

必出司藏鑰書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  
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  
級之不素功用之甚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  
能皆然也余方爲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  
余者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傳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  
嚴叢公脩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  
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恆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咸  
器重之或挽其爲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  
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  
諸已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刹  
而領四衆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  
競欲得者爲難言矣季芳行哉臨濟之子孫多有隱於鄞山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七

鄞水之間季芳尚卽而求之探古佛之眞如繙諸經之妙義  
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刹諸名山當有遲吾季芳來說  
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脩多羅藏曰毘尼藏曰阿毘曇藏此則  
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仙皆可演說論  
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  
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  
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  
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末之間也自曇柯羅持僧祇  
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疏  
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宗眞悟師

起於宋慶厯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宏澄照之旨嗣眞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宏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宦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琪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溪崇福寺別江舟公毓以爲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爲長期率同袍三十人而暗誦之得上人以爲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

僧上人幸卽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爲誕爲繆則幸矣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宏敷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纏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戛戛乎其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眞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爲之交馳疑網旣祛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菩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於四方純行信於四衆且以見聞未溥踐履或礙泛東大洋海而觀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五

靈巖而詢應眞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蔥蒨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旣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歎哉有如定巖溥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於定巖徵之也定巖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巖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頃文通之叢沓兼羈思之續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  
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  
稱爲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  
持左券相授器度膺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  
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  
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已矣寂照之  
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  
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  
覆參叩一聞鼓鳴羣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  
眞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  
於現寶樓間及種種莊嚴導彼未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  
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三

時儵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恃口給而昧心  
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他宗言之執持  
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來傳者失真  
濶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渾  
珍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請之爲  
瓠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鈔而熟記之曰此爲臨濟  
此爲曹洞法眼此爲滄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爲活機如  
此問者卽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  
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  
包無外機用眞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  
有在也余耄矣厄於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  
弗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

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璣公也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爲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釐江浙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首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據其行業爲文勒諸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雷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免具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三

也求其眞淳無僞若師者鮮也濂旣爲敘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眞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塌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眞相如如不動故師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惟尊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洲翁洲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卽使波濤增洶湧繼升補陀洛迦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峯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

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於  
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歎莫能盡姑以第  
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  
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濂交歲行將一周及  
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濂曰名之有字固周道之彌文也  
字之外又有所謂號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  
流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  
吾以寧山爲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旣爲之說  
矣子幸爲余重言之濂曰昔之人有劉彥沖者所居在屏山  
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三  
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爲是虛稱也今有  
峯名荆實氣夜浮而矗起乎濠之西有山名杏靈氣鬱蟠而  
平時乎濠之北公欲取以爲號蓋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卽  
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耶公曰子言固  
善矣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  
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懼其蹂踐翦伐之苦盡失其故態古  
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  
皇上出而平之黃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齊民之安至於邱  
陵草木皆克保其恆性子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冒霜露  
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  
委委蛇蛇回視昔日之爲果何如耶號之以寧山所以志也  
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號之

寓之寓者也且天地之載物嶄絕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爲山  
山初不知其名爲山也名之爲山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上  
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旣無定名吾不知孰爲寧山而  
孰不爲寧山乎濠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  
皆山也不止荆杏二峯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  
拒予者哉吾收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天者爾嗚  
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爲我又安  
知山不謂我爲山乎若謂我爲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  
則物我齊矣物我旣齊而奚虛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菴蒼  
之區鴻濛之都招亡是公而談齊物者可乎濂矍然而謝曰  
公所見幾於道矣濂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會試紀錄題辭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三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  
任之旣詔天下三年一賓與其薦於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  
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爲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  
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  
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  
皆採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  
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  
福建其爲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  
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啟於東  
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爲主司而  
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  
臣恂與考試事上召至內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

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於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晝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於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爲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沈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爲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脩自助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適用之學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詩

菊坡新卷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宦轍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拔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柴桑籬落間殆忘其章綬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遭時孔艱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託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有道之朝亦旣由憲史檢校中書而主書於秋官矣衆咸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畱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於其迹而於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滯

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豔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爲隱孰能信之況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設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和矣今我不樂鬢其皤矣鬢其皤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止今我不樂白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顏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贈予言者盈三帙矣子頗能知予之志曷爲書於新卷之端俾詩家者流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英顧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五

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爲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

云

張孟兼字辭 并序

國子錄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歷推之是月九日始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王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君旣長聞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在十母爲火戊則土也火爲文明之候非不煜然有光必變而爲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刊其華而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爲晉象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此而升乎方今大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爲人文以黼黻王度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兼之之義已或

謂殷人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夤然殊也張君  
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爲同門朋辭曰  
戊爲子丁爲父火得爲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爲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三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象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塗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煥施之後先所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盤坡前集

一

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續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以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理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右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

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  
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  
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  
資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攻書史善吮古今詩信爲  
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  
游名稱藉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  
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曠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  
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  
哉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二

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歧而爲二果始於何時  
歟然而儒之與吏各有才顯者亦衆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  
爲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殷富者有以明經入仕刺舉無所避  
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爲侍御史  
者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爲博陽侯者其果何修而致此歟豈  
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事寢非古爲儒者不以  
明體適用爲學而畱情於章句文辭之間我冠博帶論議哀  
哀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濶於事爲羣吏之所賣爲吏  
者不以致君澤民爲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爲  
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爲則贖貨舞法爲民之  
大蠹古之爲儒爲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  
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聖天子提三尺劍

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孜孜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  
弊未除而爲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  
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令次亦不失爲州縣之佐聖德至溥  
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夫太平之治  
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蠡午革之道果何先而何後  
孰緩而孰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  
前事繁政紊案牘紛然所以其弊爲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  
案而沒者也其可減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績歟稽之漢世以  
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  
弊興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其可  
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眞儒之  
學生平立志耻與俗吏爲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古今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盤坡前集 三

得人

之宜逐問以對毋滕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曰在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范蠡襄篷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  
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  
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  
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  
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  
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  
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旣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  
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旣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

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容  
曰月之爲說旣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  
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  
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象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  
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  
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  
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  
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  
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  
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  
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容曰  
星厯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  
寢

卷三

盤坡前集

四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艷  
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爲倡耶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  
與母約曰媼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  
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望  
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  
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至  
歌道家遊仙辭數闕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  
少畱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  
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撐柱罵曰吾聞縣令爲風化  
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眞賊

爾豈官人耶汝卽來汝卽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爲之婦李尙處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爲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訴曰汝欲殺吾夫卽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呼倡猶能有是哉可慨也

記馮寅賓言

楚人多尙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昇桐偶神寅諸庭日夕祝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虎夜至熟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爲誠人也搏而噬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膠焉虎怒碎裂之次夜復至銜其豕以去陷笮井中衆投石殺虎譴然以神爲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馮寅賓爲予言寅賓名進士翼翁子其言當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五

不妄記之

書穆陵遺幣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眞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穆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座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嫗始獲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嫗辭嫗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爲鄒之鬼耶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蹟之總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右具畚鍤剔之四屍藏竹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寃者至如是夫昔予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卽躍而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逆旅氏一鞠卽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遇所知爲湖南賈人遂伏辜漢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六

川人與予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爲世戒

恭題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陞辭上勅黃門內

使出天府金籍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繪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二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并致書太子以寓箴規之意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繪各一命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卽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囿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卽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七

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授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効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上賜復追疏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上恩云

恭題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于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宮聽其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旣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

旋故鄉者何以遇之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曰予米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詔行之嗚呼非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燕都遂平懷柔緩獄之效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侈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錄藏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日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爲一經而注釋之復患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元理仍別立章號析爲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宏博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八

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攷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僞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患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加刊削修成一部而斥長水孤山二師以爲依旬而違義正與日休略同大慧果公眞以毀謗聖教闢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爲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巖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  
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厯中爲李學  
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  
間薛師正來爲守惡其打揚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者已而  
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鑿損湍流帶  
古天五字一二筆爲識是則定武已有二刻矣其後又有棠  
梨板本泊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  
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  
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  
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  
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尙永寶之

題霜寒帖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九

瀛授經青宮時皇太子欲學書召祕書丞陶宗儒至殿下下  
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是用  
絲籠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卽黃庭經絹素精甚幾不見  
絲縷遙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書其  
傳授定爲真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羣帖却絕佳方信蘇子  
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鈎摹不知何以填墨儼如一  
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爲其眩惑慙  
惶幾死近代袁伯長遂謂祕書所藏幾百卷而宣和號右軍  
者皆米老一手偽跡蓋亦有此理瀛請畱鵝羣帖而以其餘  
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字蒂字印印兩首正銳其形如米必  
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無神彩迴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題其  
後而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定爲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略所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周鼎視之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雁圖自時厥後卽慶餘徐熙輩或儼

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鑾坡前集

十

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傳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爲逼真夫梅負孤高偉特之操而乃溷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滴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疏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圍老人大加賞識旣已拔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之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不羣矣同郡徐原甫清曠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傾欹而數花翹乎其顛眞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嫌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者尙津津而有繼哉

題溫日觀葡萄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  
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又不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儻然  
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絕而師之  
忘去翰墨町畦玩弄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  
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葡萄三數枝意到卽成略無礙滯而蛟  
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豈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人人耶

題紫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同易濟奉壘書南諭交趾道經貴州州有紫  
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焉洪武  
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守  
鄒天琦遂請葉君爲之頌勒諸樂石予官左史時臨川盧瑞  
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元當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鑾坡前集 十一  
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予旣異之今復見紫泉之出  
如是豈非大明麗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信矣哉

題友怡堂銘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已賢儒也極相友恭尙懼  
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助吾友王君子充實爲之  
銘克明從子肅復命濂申其說昔者馬遂良旅食四方兄弟  
異處顧乃以怡名齋洪景盧爲記其事時假託以譏之譏之  
誠是也濂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頃簞日奏於一堂  
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銘非古  
之義殊不知盤杆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況禮  
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爲近古者哉予充今之景盧也其當

以瀛言爲可徵矣乎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谿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谿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卽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卽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丸糊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宋文憲公全集卷三

鑿坡前集

七

士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鬢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尙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闕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促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

呼何以俗尙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讓母夫人墓  
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  
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詳使人人皆如友  
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爲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  
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予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爲薛嗣通之筆其  
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廊墨印則在  
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爲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  
變通所以爲不可及也逮遊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  
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爲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  
采煥發可玩故爲拈公語於其後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璧坡前集

七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記游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  
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脩撰張  
公之作禮部紀游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  
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藁繕書以補焉  
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  
嶽之峰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谿之勝映帶後先佳  
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  
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  
川則專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  
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  
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

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迄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則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巖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俛倖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尙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而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倦倦云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逃禪翁善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願同君復固終身不仕思陵欲一見逃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尚其事尤非懦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人是未見其衡氣機者也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圓悟諸子唯虎邱大慧倡道爲尤甚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孫癡絕沖公則虎邱之元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畱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爲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癡絕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菴仰菴又一二傳而今大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谿題識文谿蓋與剡源戴帥初游亦名僧云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絕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爲言公聞之微笑不答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平江漢頌

天命皇帝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髻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大脩蒙衝虐馱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熟偵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五

伺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道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尙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邁春帳前親兵都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午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邁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炮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川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

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  
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  
氣我師亦移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  
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  
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  
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  
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  
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驩迎俯伏  
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  
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  
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  
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元謝石敗之於淝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六

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  
戰也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  
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駭烈  
炳耀鏗錡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  
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  
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惟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  
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  
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  
讐大邦集其凶頑鋒蝟斧塘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剪劉  
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  
然復豕而啗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用震怒歷告在廷是決

不悅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糧各罄爾誠招  
光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述其發  
紀律精明颺火奮激旌旄揚揚舲艘將將矛戈洗洗鏜胄明  
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大呼  
衝擊藥騰藜礮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  
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鈕命隕弗顛攢旄湊颯  
笥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褫扶創而逸聚于湖  
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  
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觴如龍似  
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  
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斨旣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  
振我草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七

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  
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葑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歌  
節以蠲饒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  
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噴噴于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  
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  
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  
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尙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  
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  
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天降甘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

松之上皇帝特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  
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鬯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  
皤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  
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  
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尙明爲朕言之參知政  
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  
露呈瑞陛下恭敬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徽顯  
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  
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敕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  
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  
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  
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鑾坡前集

六

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旣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  
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  
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物祕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恒  
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  
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兔俯伏  
瑞蓮並萼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  
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于休滋  
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干天于其人休  
符不干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  
書豈不以天道元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皇上以天  
縱之聖畱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  
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

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壤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流不高而迎弗祿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欹而傾不汰而盈弗祿之攸寧休慶之卽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

迎神奏淳和之曲

皇圖聿崇茅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宋文憲公全集 一卷三 壘坡前集 五

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性奏慶和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享祀弗忒薦以牲牲敢曰充膺神其廸嘗純嘏是錫

初獻奏保和之曲

皇祖載德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委祉後人睠茲藩服典祀維寅清醴方薦歆其苾芬

亞獻奏清和之曲

穆穆靈宮庭燎有輝貳觴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成和之曲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

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咸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膺爾百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孰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覃及我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運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颺疾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龍馬贊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干

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阮在兩山之中泓渟滄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鬯夷人立柳阮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莖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鞚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舫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

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眞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尙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侷形僂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三

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颺瑞靄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懸晴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漉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里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斬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脩實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

至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溢偶於閩中賤得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謙因爲作贊贊曰

器局深沈容儀嚴肅吁嗟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若雲重珪壘組至今揚芳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冲葆虛執眞之樞翊度宣靈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霆屬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眞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耶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旣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

樹般若幡有舌如霆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花臨風自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鑾坡前集

三

鮑氏慈孝堂銘

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巖者身載明德弗售于時人號爲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羣寇相挺而起肆其屠戮鮑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致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嘯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於樹抽刀將刺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耄矣不足以汚兵鋒願憐而勿殺卽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祗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絕矣慎勿聽之相爲讓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颯颯起林木間類鐵騎躡踏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歎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爲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

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有已死生禍福尙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爲孝何名爲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爲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爲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平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爲世勸矣然子爲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爲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爲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爲存宗祀也爲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爲若敖氏之餒鬼矣用以爲勸何不可之有哉予與鄭內翰子美游子美歛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予每爲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爲人今處士君曾孫任詣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爲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爲式鮑氏之世其益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三

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懿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感通罔間毫髮伊誰楷之戶庭胡越惟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宋鼎將移羣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於樹有子含淚長跼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子齡亦天父謂其子我耄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冀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寇雖匪人天嘏是錫疾風西來襜盜之魄先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愆曷名爲人慶延于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有歸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爲上或頑爲下或惇來游來觀翻然自悔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繁托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粵自前古以逮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某君器局凝遠識度迥卓篤愛日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靚深揭雙棗以爲號氣同於祖奚須類我之祝孝推乎親必盡構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晚昭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美聞流於縉紳詠歌傳於湘簡不鄙狂瞽漫紹徽音其辭曰

有雙者椿離植於庭脩莖並擢峻葉均青涼零夕暮灑露晨零材非齊散壽比莊齡美茲華構托以嘉名雲聯遙戶月滯鮮櫺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署蜚聲絳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語

養或三牲簪裳生豔州里流榮雅辭振玉麗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琰鐫銘禮敦民典孝篤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宜徵

朽室偈

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爲朽而徵辭於韓莊節公黃文憲公二公旣爲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濂爲黃公弟子復令說偈繼之濂也何人而敢犯是不遑哉雖然不敢辭也爲之偈曰

鄞有開土屢主名利其所住處邃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土顧之獨名爲朽我問開土彼所謂朽雨風所侵螻蟻所蠹棟撓檐拔今則靚飭如上所云以朽爲名不亦厚誣開土答言屬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花朝土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眞質

今之所居雖號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楹桷壯麗視如敝  
漏丹牖絢耀視如黝昧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  
壞相豈惟是室觀入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等  
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卽是幻世卽爲夢而況是室  
終歸於空若能於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  
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  
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  
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況樂觀空  
是爲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  
存何緣能朽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破顏  
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卽成妄請  
返塵轅毋戲論法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坡前集

五

碧崖亭辭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爲孝敬之人也先生間  
嘗求謂濂曰予家鄂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  
如雲旖翠蕤蕩摩空濛間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筍中敞碧崖  
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  
而不忘曰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  
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  
絕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  
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宦游所至揭  
碧崖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  
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  
乎當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亭

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曰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纍纍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沈沈靈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心不敢忘子幸爲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勵者況親之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爲孝敬之人哉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脩踐揚中外其善政蓋章章云辭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盤坡前集

五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  
峯仙人兮何之颺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爲休徵  
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  
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含山操二解 有序

含山操者爲和陽王綱妻吳貞媛作貞媛遭兵亂乃能完節蹈水死其不有繫民經之大者乎辭曰

含山有雲莫蔽我衣彼荷戟者迫我以馳我馳我驅泣涕如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地不可穴天不可緣含旃含旃我尙何言

含山有石其光差差石或可轉我節可虧我夫何之欲從無所舍彼黃泉無相見者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

心之寧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于豫章今爲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爲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懿寺照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麪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雨紅縵絳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爲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句府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新戍遼陽時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七

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疊疊爲陳利害衆咸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李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索視之弗與遂辭不爲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草莽耶李羅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李羅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旣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李羅不敢強將宴畱之彬卿曰使事已畢尙何畱卽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歎曰此眞使者世蓋不多見也府公俱微僧昧僧愬御史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耶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候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爲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力量者反指

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舍乘傳僞衣醫者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毋慮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給驛吏曰吾將使江南爾因託故遲留徧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揖倉使崔甲曰吾使臣爾願預坐隅以觀美政可乎崔不答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卽具文書來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爲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絕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二

鑿叢前集

天

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語彬卿宜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太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召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貧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朶爾直班有忤相臣出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必經石頂關歷連雲棧過瞿唐灩澦出萬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爾家貧爾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爲出此言耶及大夫沒又護其喪還檀州彬卿爲人不避事苟使銜命而往雖萬里不辭凡出使卽呼官錄其行橐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卽賊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忒人有意問之

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人黥南先生程文以道人劔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號士大夫者恒脂韋自保祕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狐鼠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縱有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惠及死喪者乎自他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曰此儒者恒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无

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幕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常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

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炮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元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厯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三

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拂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中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橐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 竹谿逸民傳

竹谿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煜煜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

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谿篁竹翛翛然生當明月高  
照水光激灩其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  
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  
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  
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歎曰是誠世外人也  
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滿園顧視若  
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畱物怒曰舉  
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  
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  
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  
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谿上諸峰云逸民  
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三

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  
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  
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  
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洵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  
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谿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  
竹谿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  
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沈酣  
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  
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  
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賴道慈闈右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  
歿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黃華亂家又毀於兵羞服且弗完  
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淨光遷闕其不絕  
如綫者唯此女子耳余奈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爲取婦廖氏  
生三子頗興埜而廖亡繼以陳道眞道眞亦右田右族既歸  
一清粥簪珥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旨甘  
道眞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未  
疾手足不能用道眞與媵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  
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眞生以寧年十餘  
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道眞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  
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  
還以寧愛書或忘食道眞執匕餒之任其恣觀不輟二十七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三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巖金沙里人性莊毅日  
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  
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  
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苗獠兵侵天台伯瑞帥  
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

壽始兩月聞夫亡躑躅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于鄉屏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翛然如塵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請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尙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於泉下因悶絕仆地賸人抉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卽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酌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鑿坡前集

三

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益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爲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藹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預然怒去及究其所爲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剄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淒風蕭蕭然中入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爲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而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爲

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爲信或蹙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刃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一歸邱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爲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閱月沒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二子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簪纓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思慮再醮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藝文前集

十四

於人縱死爲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母舅姑之側旨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教肅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爾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爾俱亡乎不火食者三月已而又曰吾苟死其奈父母何遂割情忍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國朝再轉爲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母則八十五云

史官曰易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己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物不該推此以喻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未寒輒棄之他適爲人唾去而弗齒者果孰爲亨

而孰爲不亨乎況節婦無子可依毅然堅其志於母家此  
尤卓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  
亦賢婦也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

鑒坡前集

三

